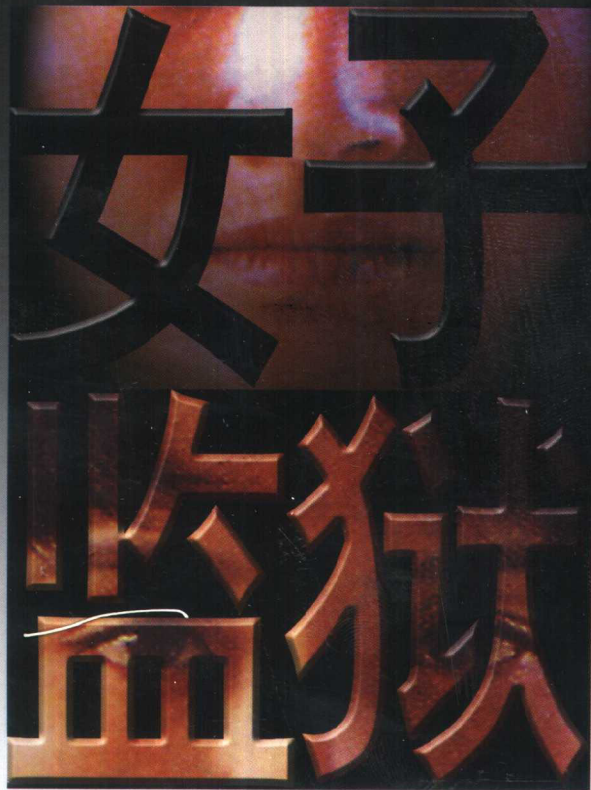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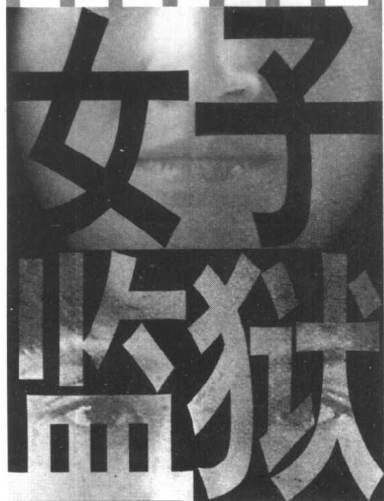


女 子 监 狱



章轲 张邦友 ■ 著

女子监狱



章轲 张邦友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子监狱/章轲,张邦友著. 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1.8

ISBN 7-02-003511-6

I. 女… II. ①章…②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8986 号

责任编辑:赵水金 责任校对:赵水金  
装帧设计:何婷 责任印制:李博

女子监狱

Nü Zi Jian Yu

章轲 张邦友 著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46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4.875 插页 3

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7-02-003511-6/1·2670

定价 22.00 元



章轲（左）张邦友（右）

（照片由盛龙忠摄）

## 内容说明

被判死缓的江月跳楼、行凶、越狱，裸体抗拒帮教；女市长白雪梅行贿受贿沦为阶下囚；号称“中国通”的国际诈骗犯卡尔·玛丽，以“人权”为幌子，横挑鼻子竖挑眼；入狱后从未开过口的“聋哑人”，竟然说起梦话；五进宫的陈二奶不断施展反改造伎俩；寻求刺激的叶文丽沉湎于同性恋畸情；憎恨警察的靓女吴晶却痴情暗恋男民警……监狱长肖若琳面对形形色色的女囚，以女性特有的柔情和少有的刚烈，在加快女子监狱改革步伐的同时，与大墙内外各种邪恶势力，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激烈较量。

这部全景式多方位展示中国女子监狱生活的长篇小说，通过以肖若琳为代表的女警与一群女囚之间鲜为人知、新奇独特的故事，撩开了这块特殊领地的神秘面纱，呼唤全社会关注与防范女性犯罪问题，具有较强的真实性与鲜明的时代感。

## 作者简介

张邦友，1947年7月生，江苏南通人。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供职于浙江省监狱管理局。1981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，擅写监狱题材作品，已有五百余万字问世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最后的通缉令》；纪实文学集《叩开监狱之门的女人》；电视剧本集《女警官》；电视剧《红蜘蛛》（与人合作）、《毒孽》、《情系浪子》等。其作品曾获法制题材电视剧政府奖“金剑奖”、司法部“金剑文学”长篇小说一等奖等多种奖项。

章轲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浙江省文联和浙江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。1964年2月生于浙江临海。文学硕士。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一百五十余万字。其中《主人》、《午夜的咖啡屋》、《苍蝇》等在海内外获多种奖项。另与人合作长篇电视剧《情感热线》、《红岩魂》、《纽约奇缘》等多部。现供职于浙江省委宣传部文艺处。

起雾了。

之江女子监狱还在寂静而安详地沉睡。

大墙上的照明灯，在浓浓的大雾中，像一只只萤火虫似地闪出微弱的光，看上去，女子监狱朦朦胧胧若隐若现，使这块鲜为人知的领地又平添了一层神秘色彩。

突然，某幢监舍响起一阵急促嘈杂的声音：

“有人跳楼！”

“是谁？是谁？”

“好像是……”

“啊，江月！”

有人大声惊叫起来：“江月跳楼自杀啦……江月跳楼啦！”

顿时，监舍里熟睡着的人们，被外面那几名负责夜间巡逻护监的女犯的喊声唤醒，纷纷从被窝里探出头来。

陈二奶揉揉眼睛：“闹地震啦，不会吧？肯定又是哪个女犯在梦中想男人了！”

杨晓芸急忙跳下床，连衣服都顾不得穿，就往外面冲，听到陈二奶阴阳怪气的话，脸一沉，回头没好气地说：“就你骚，越老越骚！”

陈二奶也不生气，倒咧开嘴轻轻地笑，这个几乎在监狱度过大半辈子的老女犯，什么事情没见识过哩，在她看来，说人家几

句笑话,或者挨别人几声骂,反正都一样,都是自己给自己找乐。不晓得她是真没听清外面的喊叫呢,还是故意想再掀起一点波澜,陈二奶瞄着细皮嫩肉的杨晓芸,拉开嗓门喊:“当心唷,外面有男民警!”

杨晓芸可没心思再跟陈二奶贫嘴了,她是罪犯小组长,虽说是个芝麻绿豆官,可照样要负责任的,江月是自己寝室的人,她这么一跳楼一折腾,当小组长的还能安宁吗?早知道这寝室里的女犯特别复杂,杨晓芸做梦都怕着出事,这下好,天还没亮就真中了头彩!

“快来人啊,江月跳楼自杀啦!”

外面走廊上又传来喊声。

乔静、吴晶,还有崔娜和叶文丽,早就惊醒了,只因为监规纪律严,没有民警的同意,谁也不敢乱动。当她们再次听到护监犯在呼喊“快来人啊,江月跳楼自杀啦”,终于再也躺不住了,一个个像杨晓芸那样穿着“三点式”,大步流星朝门外涌。陈二奶要钻回被窝重新睡觉,可想了想,觉得不太合适,便披上件衣服跟了出来。

几名戴着红袖章的女护监犯,依然在走廊上大呼小叫,活蹦乱跳,拼命敲击着监舍走廊那扇被锁着的铁门:“警官,报告警官,江月跳楼啦!”

刚刚巡视过监舍的女监狱长肖若琳从值班室赶来了,看到乱作一团的女犯,像一条条美人鱼在楼道上穿梭游弋,用命令的口气道:“没你们的事,马上回去睡觉!”

陈二奶看着肖若琳,似笑非笑地立在那里,说:“监狱长,你辛苦了。”

肖若琳瞪了陈二奶一眼:“你高兴了,是不是?”

陈二奶讨了个没趣,赶忙逃回自己寝室,自言自语地说:“自



杀？大惊小怪，监狱里寻死觅活的女人我见得多了，有几个真死得了的？”

女犯聋哑人躺在床上没动，可转着眼珠，显然也醒了。陈二奶看她一眼，有几分警觉地问：“你不是聋了吗，我看你好像也听到了什么……”聋哑人马上用被子蒙住头。陈二奶拉开她的被角想探个究竟，发现聋哑人一脸泪水，陈二奶正在疑惑，那边邹亦萍蓦地直挺起身子，披头散发一副疯态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江月，死得好……江月，你死得好……”陈二奶吃惊地望着邹亦萍：“你不是疯了吗，现在不疯啦？”

邹亦萍只顾傻笑：“死得好，江月……”

没事总想弄出点事来刺激刺激的陈二奶，今天早晨太让她兴奋了，外头救护车呜呜地叫，屋里邹亦萍在幽幽地喊，还有走廊上人们压低了声音的窃窃私语，操场上民警匆忙奔走的脚步，这女监真的像闹地震一样骚动起来了！

女犯们陆续回来了，陈二奶还在房间里踱来踱去。看到大家一个个都有点沮丧，杨晓芸的脸板得如同铁壁，不知怎的，她心里竟然更多了一丝得意。

“怎么样了江月，跳楼没死成吧？”陈二奶装出关心的样子问杨晓芸。

杨晓芸拿眼白她：“就你巴不得多跳下去几个！”

“把我想得那么恶毒干嘛，江月死不死还不知道呢……”陈二奶嘟囔道。

这句话勾起崔娜的伤感，她抹抹眼角轻轻哭泣起来：“眼看我就要减刑，如果江月一死，这两年就白改造了。”

崔娜这哭也有些道理。都怪这个肖若琳真会想点子，为了不让女犯逃脱、自杀，她把三个女犯编成一个连号小组，叫“三连号”包夹制度，三个人中，只要有一个人逃跑或自杀，其他两个人

都要负连带责任。因此，这三个人劳动、吃饭、睡觉，哪怕上厕所拉屎撒尿都要互相提防。崔娜恨只恨自己在江月下床时怎么就没有多个心眼跟着、盯着呢！

角落里，又传出一声低低的抽咽。

大家回头望去。

是乔静。

吴晶问：“乔静，你今天就要出狱了，还掉眼泪？”

乔静擦擦泪水说：“我的眼泪，是为江月流的……吴晶，你想想，江月落到这副样子，我怎么高兴得起来？毕竟在一个寝室里住了那么久……”

一副假小子模样的叶文丽叹息道：“江月这一死，倒也是种解脱！”

“可能，她看我就要自由了，”乔静说，“心里头受到刺激，一时想不开……”

叶文丽用胳膊捅捅她：“喂，可能可能，别想那么多嘛！你们女人，就会多愁善感！”

“你们女人，这是什么话？”杨晓芸惊讶地望着叶文丽，“我看你变得越来越像个男人，我警告你，在这女监没男人跟你玩，别拿女人发泄！”

叶文丽回敬：“你放心，瞧你这副模样，我才不会跟你搞浪花哩！是不是啊聋哑人？”

她说着，像要故意惹杨晓芸生气，把手大大咧咧地搭在聋哑人的肩膀上。

聋哑人忙战战兢兢地躲开。搞浪花就是谈恋爱，在女监是人所共知的说法，女人和女人谈恋爱，不就是同性恋吗？就是叶文丽对她有意思，她聋哑人也消受不起！

陈二奶又来劲了：“在这女监啊，难得见到个男人，就是有只

雄苍蝇飞进来，大家也都喜欢……”

叶文丽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，半真半假地说：“妈的，下辈子绝对不做女人了，不，等不到下辈子，一出狱我就做变性手术去！”

崔娜说：“叶文丽，你别没心没肝的，这种时候，开什么玩笑？”

叶文丽反问：“崔娜，你也太认真了，玩笑都不让开一个，叫我像江月一样去跳楼啊？”

乔静依然沉浸在伤感里，缓缓抬起头：“别说江月，换成我，也会触景生情的，谁不盼着自由呢，再说，她是个被判了死刑缓期执行的人，就是免去一死，也还要在这里一直呆下去，日子漫长得没有尽头……”

“要说傻，江月还真傻，跟政府对抗，能有什么好下场啊？”陈二奶的语气不无反讽。

乔静却真诚地说：“我真替她担心。”

“乔静，你就放心地走吧，”崔娜说，“只要江月没事，在监狱里，队长会教育她，我们也会帮助她的！”

吴晶接口道：“是啊是啊，崔娜说得没错，乔静，你那根项链呢，拿出来戴上啊，我这里有支口红，还有眉笔，你好好涂一涂。”

“你像宝贝一样放着，今天也贡献出来了？”杨晓芸说。

“我的小组长杨晓芸女士，你出狱那天，我照样贡献给你！”

一句话逗得大家笑起来，气氛活跃多了。

邹亦萍疯疯颠颠地闯过来，抢过口红就往自己脸上乱画，吴晶赶紧一把夺了回来，心痛地说：“疯子，你比聋哑人还要不懂事！”

聋哑人暗暗地撇撇嘴，随即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这一个微妙的表情，别人都没注意到，可被大大咧咧的叶文丽捕捉在眼里了。

几名护监犯在肖若琳的指挥下，把江月抱上了救护车。肖若琳守着江月随车去了监狱中心医院，一路上，肖若琳不停地呼唤着江月的名字。江月双目紧闭，一动不动地躺在车上。女犯王颖看看肖若琳，半晌吐出句肖若琳最怕听的话：“江月可能已经死了。”肖若琳恨不得要给她个耳光，说：“你是怎么护监的？！如果江月死了，我先处罚你！”此刻，江月突然睁开眼睛。肖若琳顿时喜出望外：“江月，你没事吧？”江月却又把眼睛闭上了。肖若琳凭直觉看出江月这次闭眼带着表演的色彩，虽然肖若琳不动声色，可在心里还是松了一口气。

江月跳楼自杀，这让肖若琳多少有些感到意外，她知道江月对案子不服，但没有想到她会去寻死。警官们仔细搜查了江月的衣物，江月在自杀之前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。其实，江月投入女监改造以来，一共也没有说过几句话。肖若琳心里明白，一个人真的想去死，心情是很复杂，很痛苦的。江月心中一定有什么重大隐情，才会去选择这条不归之路。

把江月送进医院，虽然知道她伤情不重，肖若琳还是一直没有离开。不一会儿，中队长陈爱军也匆匆赶来了。

陈爱军焦急地问医生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还算命大，只擦伤了点皮，也许命不该绝。”

“会不会脑震荡？”

“再观察观察……”

“腿呢，有没有摔着？”

“拍过片子了，没事。”

陈爱军点点头，与肖若琳对视一眼。

“我们进去看看吧。”肖若琳说。

在医院观察室里，江月头上绷着纱布躺在病床上，见肖若琳

她们进来，脸上毫无表情。

陈爱军走到江月床边：“江月，你为什么要走这条绝路啊？”

江月没理她。

肖若琳扫了江月一眼，这时，她的目光中带着女警的威严。“江月，你转过头来，面朝我！”肖若琳用命令的口气说道。

江月很不情愿地慢慢转过头来，白了监狱长一眼，然后用双目注视着天花板，依然一脸冰冷。

陈爱军看着江月那种不近人情的模样，实在有些忍不住了。“江月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不知好歹，你想死，谁也留不住你！”

肖若琳赶忙朝陈爱军使了个眼色，示意她别在这个时候刺激江月了。

谁知道，江月偏不领这个情，猛地从床上坐起来，嗓门拉得很高：“谁让你们救我？想死想活是我的事，你们别以为救了我，我就会感恩戴德朝你们磕头。不会的，我恨你们！”

江月的声音很响，惊动了整个医院的病房，病员们跑过来，七嘴八舌指责江月：“你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，你是什么人？是罪犯，是杀人犯！你这种人真会去死啊，都是做做样子的！”

江月听到这些话，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，像豹子一般要朝墙上撞去，仿佛要当场死给他们看。幸亏肖若琳反应敏捷，用自己的身体将江月挡住。江月倒没伤着，肖若琳却被江月用头猛顶了一下腹部，痛得她蹲在地上，久久没有站立起来。

江月发现肖若琳蹲在地上疼痛难忍，意识到自己做错了，话虽然没有说，但流下了两行热泪。

肖若琳慢慢地站立起来，仍然亲切地坐到江月的床沿上，反而安慰江月说：“你江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错就错在你遇事太冲动了！”

江月只是沉默，只有眼泪。

肖若琳微笑着对江月说：“现在，你不要把我当监狱长，我也不把你当成犯人，我们就作为两个女人，作为朋友来谈谈，你愿意听吗？”

江月终于含泪点了点头。

肖若琳说：“江月，你想自杀，死，又能证明你什么？死能证明你是清白的吗？如果你真有冤情，你死了，谁能为你翻案，你想以死来换取人们的同情吗？在没有弄清楚案情之前，人们只会恨你，你死也是白死！还有，如果你真的死了，没有人参加你的追悼会，监狱也不会为你开追悼会，因为你死得不值。没有人为你写悼词，更没有人为你送行，要说有，也只有你病重在床的老母亲，你忍心吗？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们，你知道，我们正在为你做什么吗？”

触到了痛处，江月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，但她还是一言未发。

为了查明江月自杀的原因，肖若琳决定先从外围调查，希望能获取有用的证据。

女警官吴亚妮带着杨晓芸检查江月的床头杂物、书刊、信件。杨晓芸以女人特有的细心在江月的卫生纸中看到一本袖珍笔记本，立刻交给了警官吴亚妮。

本子里写了这样一段话：“今天，我被一审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冤啊，真正的杀人凶手不是我！审判长问我，还有什么话要向法庭陈述，我想说，我不是杀人凶手，可是他们能信么？我知道有人故意设下圈套害我，但我没有证据，真正的凶手还隐藏在幕后！我还能说什么，说一千遍，一万遍也没有用！望着高悬的庄严国徽，我只有眼泪，只有痛苦，此刻在我的心中，这国徽什么都不是，她生锈了，只是块废钢铁，她已不能为我做主！”

我什么也不想说，只有一个请求，再见苦命的妈妈一面，让她把我平时最爱穿的那件连衣裙带来，让我上刑场时穿上……”

吴亚妮问几个女犯：“崔娜，叶文丽，这几天，听没听到江月说过什么不正常的话？”

崔娜忙回答：“没有，没听说。”

叶文丽也说：“江月从入监到现在，很少开口讲话的，跟个聋哑人，也差不了多少。”

女犯们真不知道江月为什么自杀，从早晨到现在，她们只能悄悄地议论，演绎出各种版本的故事。

陈二奶瞟了一眼吴亚妮：“我看这个江月，心里有疙瘩没解开，整天闷闷不乐，劝她也没用……队长，你看，她把床铺叠得整整齐齐，不是一时冲动去跳楼的，早就准备着死……”

“既然有迹象，为什么不报告？”

“什么时候自杀，又不是女人来月经，哪里算得准啊？”陈二奶就是能调侃。

叶文丽等人捂着嘴巴暗笑。

吴亚妮回头：“笑什么？陈二奶，你不要像根老油条！”

众女犯顿时鸦雀无声了。

吴亚妮指指杨晓芸：“还有你，小组长怎么当的？整个女监，就你们小组出的事最多！”

杨晓芸有点惶恐：“对不起队长，我这人有个毛病，一睡着，哪怕火烧到床上也醒不过来……”

吴亚妮说：“要是江月今天真的死了，你也有责任，知道不知道？”

吴亚妮立即把这个小本子交给了肖若琳。肖若琳看到江月这篇日记，暗暗有些吃惊，忙让吴亚妮叫来陈爱军、方园等警官商量，请她们谈谈看法。

警官们一致的意见是，江月的这篇日记，从语气看不像是编造出来的，就算是编的，她编给谁看？不跳楼谁能发现？那种偏激甚至反动的言词，被人看见对她又有什么好处？可是，真有冤情，她为什么没有申诉呢？

说了半天，大家心里还是一团迷雾。肖若琳意识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沉思着说：“关键是要把江月的真实情况从她嘴里掏出来，慢慢做工作吧。现在，我们先去送送乔静，她今天要出狱了。”

是的，乔静要出狱了，这是她盼了多少天才盼到的日子啊。她拎着简单的行李朝大门走，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女犯都纷纷朝乔静招手，不知谁还喊了一声：“乔静，祝你好运！”她回头望望生活了好几年的监舍，还有从各个铁窗中探出来的脑袋，不禁百感交集。乔静的目光中有几分留恋，但更多的是告别昨天的决然。今天，她是一颗幸运之星，就要回到大墙之外的阳光和空气中去，就要重新张开翅膀飞翔了，可她的心里却依然沉重。

为江月？为自己？

当她看到肖若琳、陈爱军等警官立在大门口，为她刑满释放送行，乔静不禁一愣。

其实，这是肖若琳的惯例。每当有女犯刑满出监，只要肖若琳在，她总要亲自为她们送行。

肖若琳走到乔静身边，紧紧握住了她的手。乔静深情地望着这位女监狱长，两行泪水滚落下来。肖若琳取出一张面巾纸，亲切地递给她。乔静轻轻地揩去脸上的泪水，她的手因激动而颤抖。

“昨晚，我想对你说的，都说了。”肖若琳轻轻道。

乔静说：“监狱长，你放心，你的话，我记住了，会永远记住。”

肖若琳欣慰地点点头。



陈爱军将一把精制的工艺品伞送给乔静：“乔静，这个，请你收下吧，是我们这些干警的一片心意。”

乔静看着雨伞，再看看阳光普照的蓝天，一时没有领会。

肖若琳笑笑，说：“你猜猜看，为什么要送你这样东西？”

乔静还在琢磨，琢磨着这把伞，还有肖若琳那意味深长的微笑。

陈爱军将谜底抖开了：“今后，风风雨雨，在人生旅途中是少不了的，有了它，就不会再让‘风’吹垮，再让‘雨’淋湿，对吧？”

乔静这才恍然大悟：“监狱长，你放心，只要地球不倒转，我乔静不会再回来的。这把伞我会永远带着它！”

肖若琳握起拳头，亲热地在乔静肩膀上击了击：“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，乔静同志！”

同志！这个称呼让她觉得既遥远又亲切。霎时，一股暖流，滋润了她的心田。也只有像她这样的人，才能体会到这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词儿的珍贵！

乔静说：“监狱长，有件事，我总是放心不下，江月她……江月的脾气很刚烈的……”

“改造人，首先是改造一颗心，”肖若琳想了想，说，“我们都把心掏出来感化她，那么多颗心，就感化不了一颗心吗？”

“谢谢你了，监狱长！”

“一路平安！”

乔静与警官们一一握手告别。她大踏步地向前走去时，蓦然，又愣住了。

一辆豪华轿车早已悄悄地停在监区大铁门外。车内有三名穿着名牌服装的青年男子，摇下车窗，伸出脑袋，朝乔静招手。那不是许兵吗，还有绰号叫“江山豹”、“胡飞龙”的两个男人！

乔静入狱，有他们的“功劳”。好几次，她在梦魇中惊醒，看